

法警方干涉集会 巴黎行政法庭判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胜诉

【明慧网】2014 年 3 月 26 日傍晚，法国巴黎行政法庭紧急审理法官 Doumergue 女士下达判决，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胜诉，巴黎警察局败诉，法轮功学员得以翌日在中共使馆前举行和平反中共迫害的集会，呼吁到访巴黎的习近平法办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债累累的元凶首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曾庆红、李岚清等。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计划于 3 月 25 日至 28 日，即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在中共使馆对面，举办反中共迫害的和平集会。然而，由于中共施压，3 月 26 日上午，巴黎警察局长给法轮大法协会发来命令，禁止在中共使馆对面集会，而要求到几百米以外的地方集会。



图：2014 年 3 月 27 日中午，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如期在中共使馆前举行和平反中共迫害的集会

法轮大法协会认为警方的禁令是对基本自由的严重侵犯，且明显非法；过去历次法轮功学员集会从未给公共秩序带来任何搅扰。协会要求巴黎行政法庭紧急开庭审理此案。

在听取双方陈述后，Doumergue 法官于当天傍晚下达判决书，判定法轮大法协会在习近平访法期间、在中共使馆前举办和平反迫害集会的选择“属于行使表达自由的范畴”；而警察局长拿不出任何该集会“能对公共秩

序造成威胁的风险的确凿证据，哪怕是可能的理由也没有”。判决书认为，警方禁令“构成了对集会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严重侵犯，且明显非法”。

判决书下令中止该警方禁令；命令警察局长让法国法轮功协会在希望的时间、地点集会；判决书还责成国家向法国法轮大法协会支付一千五百欧元。

判决书将发给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及法国内政部长，并抄送巴黎警察局长。

此次事关中共最高领导人访问，法庭依然做出同样的判决，意义更加重大。巴黎行政法庭的判决捍卫了普世价值和法兰西的真正利益所在；判决也是对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沉重一击。◇

中共从建政至今，一路搞“运动”，每次运动，都是“舆论开路”，欺骗民众。在中共“大跃进”运动中，“亩产万斤”的假新闻充斥官方媒体。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又掀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操控全国媒体抹黑法轮功，在短短 6 个月内，中共官方媒体对法轮功的诬陷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 30 余万篇。这其中以“1400 例”和“围攻中南海”的谎言对人毒害最深。

党媒炮制出所谓的“1400 例”，说练法轮功杀人、自杀，不让吃药，练死 1400 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仅举两例：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的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真正的谎言

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井架上吊”

据中共喉舌报道说：47 岁的李友林，因练法轮功而自杀。然而 2001 年 4 月，一位和李友林做了十年邻居的正义人士向海外明慧网透露了

李友林上吊的真实情况：

李友林是吉林省辽源市郊的外来户，以修车为生。因无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寻了短见。周围人都知道，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的。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重新录像，于是炮制了所谓的井架上吊案。对法轮功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这一点，所以在录像中露出了破绽。

这样一个被暴政逼死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却被中共嫁祸到法轮功身上，并通过媒体反复向全国播放，欺骗百姓。◇

瘫痪三年的我 一下就站起来了



【明慧网】我今年七十五岁了。曾经病魔缠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坐骨神经痛、腿疼、腰痛不能走路，最后瘫痪在床，那年我刚四十八岁。

儿女们为给我治病，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大、小医院都走遍了，吃了很多药，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而且欠了一身外债。我整日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多次不想活了。由于治病无望，家人也失去了信心。

在我五十一岁那年的一天，城里的妹妹来看我，说她们那里很多人在学法轮功，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并且有师父的讲法录像，说等她们那里再放录像时，让我也去看。

过了几天，妹夫开车来我家，把我抱到车上，拉到他家里。吃完晚饭，妹妹和邻居架着我去看录像，连续看了三个晚上。

第三天晚上，看完录像回到妹妹

家，我就又拉又吐，折腾得一宿没睡觉，吐了一大盆象高粱米水一样的东西，妹妹一看，说：“姐姐，你真有缘份，不要害怕，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中午，妹妹下班回家后，我对她说：“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看录像了，我现在一点也不能动。”妹妹回答说：“你只要真心想学大法，到时师父肯定让你能去，你放心吧。”

一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全身不停地发抖。傍晚，妹妹下班回来，看到我抖得厉害，妹妹把我抱到床上，插上电褥子，让我暖和一下，她认为我是冷得发抖，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就是发抖。

妹妹去做饭，还没做好，我突然感到“咯噔”一下，就像有人按住一样，立即停止了抖动，就感觉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舒服，马上翻身下床，走

到外屋厨房，和妹妹说：“我好了。”

妹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因我瘫痪在床已有三年了，突然自己从床上下来，走到她面前，我们姐妹别提多高兴了。

吃完晚饭，我们就又去看录像了，这次是我自己慢慢走着去的，不用别人架着了。

连续看完九讲录像，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完全好了。我想这功法这么好，赶快回家告诉邻居们，让他们也学法轮大法，就让妹夫开车把我送回了家。

当我从车上下来，走进家门，全家人很吃惊，因我去妹妹家时，是被抱上车的，就去了十天，回来能自己走进家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这几天的亲身经历，他们感到很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文／山东招远大法弟子口述）

在马三家劳教所经历的酷刑

【明慧网】我姓刘，家住辽宁省大连市，一九九七年得法修炼，多年的气管炎，四个加号的肾炎不治而愈了。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我被绑架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罄竹难书。在马三家劳教所，我只有一个床单，因为总用看起来比较旧。一个叫周谦的女警以我的床铺不整洁为借口，把我叫到办公室打嘴巴子，打得我两面的脸都肿得高高的。

马三家劳教所经常搞强制转化，二零零六年从马三家教养院调来一群男警，为首的一个叫马吉山，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分别关到不同的房间里，采取各种各样邪恶的手段逼迫放弃修炼。恶警给我的腿上绑了三道绳子，使我腿不能打弯儿；又把两个胳膊伸开，把两只手分别铐在两张铁床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上大挂

的床腿上。这样的姿势让我站也站不直，蹲也蹲不下，非常痛苦。接着把一个给牲口用的铁嚼子塞到我口中、把我的嘴撑开，铁嚼子在嘴里的部分抵在牙上；铁嚼子上带一个手柄，摇一下铁嚼子就收紧一些。一个男警摇了一圈铁嚼子的手柄，我的牙嘎吱嘎吱响，感觉全活动了；牙床子忽忽往

外冒血。男警在我下面放一个盆来接血，又摇了好几圈。

经过这种酷刑迫害，现在我嘴里只剩下七颗牙。第二天，一个叫张军的男警来找我，让我背监规，我不背。他用拳头打我的嘴，一下子我的嘴唇就出血了。接着又给我铐了好几天的手铐。

注：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中共取消劳教制度后，马三家教养院摇身一变，成为辽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从辽宁省女子监狱转去的，转去了一大批，大部份是去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已有报道，警察头目就是原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恶警张环。据悉，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很大的迫害。